

微生活

## 一善入心

□阿棉(宁夏银川)

立夏,天空被夕阳拽扯着,始终在黄昏里徘徊,直至夜发了狠,黑着脸,天空才有了墨蓝的装扮。

小巷的拐角虽离主街有咫尺之遥,却还是偏僻,唯有昏黄的路灯,懒散地斜落而下,拢了些光亮。

巷角多了个人影,蹲坐在地上,面前铺着一张化肥袋子,上面规整地摆放着些油菜,还有胡萝卜,晒了一天,菜看起来有些蔫了。

走近一看,是个老人,左右张望着,看样子,生意不太好。

“这么晚了,怎么还不回家?明天再来卖。”我问老人。

“明天菜不新鲜了,能卖点是一点。”老人很平静,看不到一点沮丧。或许这样的守摊,对于他来说,就是寻常的日子。

“给我来两斤胡萝卜。”我正要开口,一个人插言道。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,经过这里时,都停下了脚步。

“我也来一斤胡萝卜,两斤油菜。”有人继续道,老人忙不迭地称菜、装菜,笑容溢进了皱纹里。人们拎着菜,往家的方向走去,老人收了摊位,也慢慢地离开了巷口。

没有多余的言语,人们用自己的善意,帮助了老人,或许也会让自己疲惫了一天的心生几许快乐。

想起多年前,也是一个夏天,出外的我正赶上

暴雨,被浇得透心凉,狼狈地躲在桥洞下。一位大姐骑车经过这里避雨,看我脸色惨白,就从包里找出一件马甲,递给我,笑着说:“马甲已经很旧了,正好给你派上用场。”

我早已不顾矜持,急忙套上马甲,身体渐有了一些暖意。向她道谢时,她摆摆手。自此以后,每每路过桥洞,就想起那位大姐带来的暖意。

也许我们遇到每个人都是一份缘分,有的人能够带给你快乐,有的人教会了你不再计较。人与人的相处,在善意面前,都会卸下防备。

一日,我参加朋友的新书发布会,意外获得了一束鲜花,喜不自胜,捧着鲜花穿街走巷,灰灰的天气在我眼里明晃晃的,糊里糊涂上了定制公交。那是我第一次搭乘,车上人很少,不是每个站台都停的,两元的票价坐出了专车的感觉。

因着一路的畅快,临下车时,我从花束里抽出一枝鲜花,送给司机。他有些吃惊,讷讷地拒绝着。我坚持递过去,说着周末快乐。他收了,有些羞涩。

我下了车,车从公交站台驶离的时候,阳光正照在车窗上,司机的脸亮亮的,满是笑容。

我和他,两个陌生人,在一天里收到了同样的祝福,虽不经意,却是温暖的。

于千万人中,我们擦肩而过,或许行进在泥泞中,又或许挣扎在一地鸡毛中,一丝小小的善意,都会温暖我们,让灰扑扑的日子有了笑意。

时光

## 十八岁的答卷

□许畅(内蒙古锡林浩特)

在整理旧物的时候,在抽屉最深处发现一张折成方块的纸,打开来就是高中时的成绩单,纸已经泛黄,折痕处快断了。右上角用红笔写有班级名次,数字已经看不清了,只剩下一些淡淡的红色,背面是我当年用铅笔画的小人,歪歪扭扭的,圆脑袋、细身子,旁边写着奋斗两个字。

看着这张纸想起十八岁的自己。

那年夏天,教室里没有空调,只有一台吊扇在天花板上吱呀作响,桌上堆满了半人高的书,像围墙一样把人围起来。我在书墙上贴了一张纸条,写着“北大”,过了几天又悄悄地撕了,换成了本市一所普通的大学。撕的时候心里一阵酸涩,就像拔掉刚刚发芽的小苗,不是不想,而是不敢去想。

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,早上六点半起床,晚上十一点熄灯,中间塞满了卷子、红叉、排名,食堂的包子吃到第三个就腻了,但是为了撑到中午还是咽下去,数学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三问,我从来做不出来,每次都是空着,后来老师说空着也是空着。写个“解”字也能得一分,我就写了“解”字,写完后盯着那个字看,觉得它很像一个笑话。

有一次月考成绩很差,班主任找我谈话,他指着成绩单说你这个位置很危险,不上不下。我没说话,低头看着自己的鞋,鞋带松了,我弯下腰去系,趁机把眼眶里打转的泪憋了回去,直起身的时候我笑了下,说老师知道了。

知道什么?知道努力不一定有用,知道有的人跑得比你快还比你努力,知道自己可能去不了想去的地方。但是除了继续跑之外还能怎样呢?停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

高考那天,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,把它们放在我的书包侧袋里,父亲骑车送我到校门口的时候,从口袋中拿出一块手表,说拿着看时间。表是他年轻时候买的,表盘已经发黄,表带断了一截,用铁丝绑着,我没有接——考场里有钟。他手里攥着表站了一会儿说:“考完我去接你。”然后骑车走了。

看着他拐过街角,忽然想起他十八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?他没有上过高中,十五岁时就去工地干活了,他这辈子没有参加过高考,自然也没有写过这张卷子。但是他的答卷写在别处,写在结茧的手掌上、早生的白发里和送我进考场时的那个背影中。

成绩出来那天我没有哭也没有笑,分数不高不低,去了一个不好不坏的学校,父亲看了成绩单之后说:“中了就行。”他把“行”字说得特别重,怕我不信。

现在的我再看那张成绩单,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:高考的试卷有人帮你打分,人生这张试卷没有人给分。其实每一天都在交卷,真正的答案不在试卷上,而是在那些你咬牙坚持的清晨,在你低头系鞋带的时候,在父亲握着旧手表站在校门口的那个时刻。

有感

## 一直奔跑的树

□俞俊(江苏泰州)

树其实一直在奔跑,它的路在天上。

平躺在草地上,就可以看到树的路。树的路非常宽广,宽广到不需要拐弯。树的路几乎没有终点,有时候白云是尽头,也有时候是星星。树带着所有的树枝上路,直奔终点而去。

树走得很慢,慢是大自然的美德。山峰从地面爬到天上用了多久?雪花从天上落到地面用了多久?树木把所有营养均匀地输送给所有枝条,让它们上路,走向天空。从春天开始,大树小树,连最老的柳树也托举着稚嫩的枝条走在天上。

树的每一根枝条都在半空中赶路。它们伸长了木头胳膊,探探风的温度,再决定往哪边拐弯。树皮驮着雨水和青苔,一点一点往高处攀爬。叶片排着队,绿着脸,挤挤挨挨地踩着树枝的脊背往前走。

光是树的信仰。太阳一出来,金黄色的光柱指引着树。树的枝丫丫立刻顺着光柱向上攀援。树走得很稳,一天只走短短的一小寸。时间在树的骨头刻下年轮,一圈一圈地记录行走的里程。鸟是树的引路人,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树枝跟着鸟的叫声调整路线,左边有着花蜜的甜味,树枝就往左边伸展;右边的阳光明亮,树梢就往右边探头。

到了夜里,星光降下来,停在树梢尖端休息。树悄悄伸出枝条,摸摸星光的边缘。星光冷冰冰的,带着薄荷的韵味。一整片树林同时伸了个懒腰,把银色的光咕咚咕咚咽进树干深处。月亮从这棵树的肩膀,跳到那棵树的头顶,一直跑到地球的另一面。树枝一路追赶,把夜晚的空气拉扯得沙沙作响。

落叶是树给大地的家书。秋到了,金黄的叶子就从树枝上跳下来,原路返回。它们在空中打着



树影朦胧。王敏摄

旋,仔细回忆向上的旅程。叶子落在根须旁,慢慢发酵,化作一滩熟透的酒气。泥土闻着酒香醉了,树根也跟着沉沉睡去。

冬天的树陷入了沉睡。一年来也实在是累了。树静静站立,收拢光秃秃的树枝。雪花飘下来,一层一层铺在木头小径上。一个人走到树下,仰起头,看着笔挺的树枝直指苍穹。呼出的白气缓缓升起,顺着树的枝丫向上攀爬,碰了碰最高的树杈,随即融化在瓦蓝的天际里。